

# 见修法鬘

谈锡永◎著



華夏出版社

在见地方面，依藏密宁玛派的传统，分九乘次第来定位每一经论。这次第是印度佛家的传统，宁玛派将这传统接受过来，一直维持而至今日。整个九乘次第，涵摄小乘声闻、缘觉，大乘唯识、中观。若再细分，则中观自续派、应成派，以及“大中观”皆摄集，真可谓包罗殆尽，恰如法花宝鬘。

有关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力，本书从观音的名号及来源，澄清了种种误解，综述观音各类应化身相典故，同时讨论了《大悲咒》正音正解，及有关修习大悲咒水的法门，诚具实用价值。



建议上架类别：传统·文化

ISBN 978-7-5080-4784-3



9 787508 047843 >

定价：28.00元

# 见修法鬘

谈锡永◎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修法鬘/谈锡永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080-4784-3

I. 见... II. 谈... III. 喇嘛教—西藏 IV.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5155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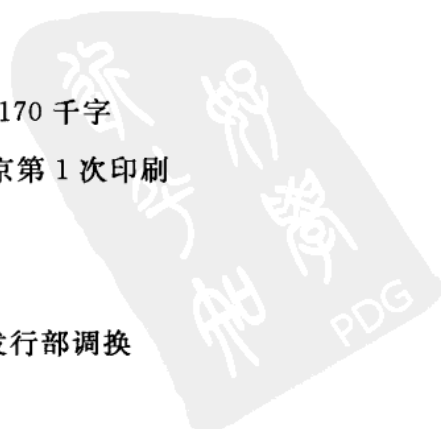
787×1092 1/16开本 17印张 170千字

2008年6月北京第1版 200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80-4784-3

定价:2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b>见修法鬘</b>	
序 .....	3
杂阿含经 .....	5
异部宗轮论 .....	11
大乘成业论 .....	21
解深密经 .....	29
阿弥陀经 .....	35
唯识三十颂 .....	40
唯识二十论 .....	45
小品般若经论 .....	49
金刚经 .....	54
心经 .....	57
中论 .....	61
楞伽经 .....	66
法华经 .....	71
十地经 .....	74
大般涅槃经 .....	77
维摩诘经 .....	82
菩提道次第略论 .....	85
密续部总建立广释 .....	89
四法宝鬘 .....	92
因明入正理论 .....	96
附录一	
《传统文化典籍导读	
丛书》旧版总序 ...	
	112
附录二	
天鼓雷音 .....	117
附录三	
“如来藏”的	
“本来面目” .....	
	137
附录四	
密行者与“神秘家”	147
跋 .....	155

序 .....	159	千手千眼观音 .....	202
第一章 家家观世音	161	第三章 《大悲咒》是	
观自在·观世音 .....	161	观音咒 .....	205
观世音名号释义 .....	162	《大悲咒》的功德 .....	205
观世音菩萨来源 .....	166	《大悲咒》旧译 .....	209
第二章 化身无尽		《大悲咒》音译 .....	212
观世音 .....	170	《大悲咒》梵文对音 ...	215
观音应化身 .....	170	关于《大悲咒》的读音	218
观音与上帝及其他 ...	174	《大悲咒》释义 .....	223
鱼篮观音 .....	180	《大悲咒》修持法 .....	241
水月观音 .....	183	四十二观音手 .....	245
白衣观音 .....	187	“大悲咒水”修法 .....	260
密宗的观音 .....	195	附录	
		藏传《大悲咒》 .....	263
		作者简介 .....	266

见修法鬘





## 序

收录在这里的,是《传统文化典籍导读丛书》的序文,计总序二篇,别序二十篇。

《丛书》的编纂分两辑,收经论二十种。依差别而言,则包罗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唯识、中观、如来藏等思想。若依派别,则摄集汉土净土、天台、华严,藏土格鲁派、宁玛派等宗部。学人对这些经论若能通达,则佛学知识已可谓尽其大略。

当时编纂这套《丛书》,订定两点旨趣——

第一,认定佛家经论非架空而谈的理论,实为修持的见地,因此每经每论都指出其在修持上的指导作用,能帮助那一方面的修持。如是见修结合,企图纠正忽略修持,或无见地而修持的缺失。

第二,在见地方面,依藏密宁玛派的传统,分九乘次第来定位每一经论。这次第是印度佛家的传统,宁玛派将这传统接受过来,一直维持而至今日。整个九乘次第,涵摄小乘声闻、缘觉,大乘唯识、中观。若再细分,则中观自续派、应成派,以及“大中观”皆摄集,真可谓包罗殆尽,用来贯串整套《丛书》,恰如法花宝鬘。

这套《丛书》自1993年10月,至1997年4月,在香港出版。出版后反应出乎意料之外的热烈,日本、韩国都有反应,

各地读者纷纷提出宝贵意见，因决定整套《丛书》修订重版，充实内容，刊正错字，使学者能得更好的版本，作见修之用。

前面提到的两点编辑旨趣，均灌输于《总序》及各经论《别序》之中，今亦同时作相应的修订。因感其尚能一贯，故集结出版单行，此即视为《传统文化典籍导读丛书》的“导读”亦无不可。

因前述旨趣，故名本书为《见修法鬘》，取其义而已，非敢自逞。

波錫社

公元一九九八年戊寅四月

于图麟都客寓西斋

## 杂阿含经

近代学者研究佛教，不视佛家思想为传播，而视之为发展，因此提出“原始佛教”这个名相。意思说，唯“原始佛教”的理论，才是释尊本人的说法，其余佛家思想，无非只是后代佛家“发展”出来的思想体系。

在这种学术风气下，于是发展为“批判佛教”，许多佛家思想都受到“批判”与否定。瞻望将来，佛教的危机必趋深重，这即是“纯理论”研究造成的危机。

其实一切佛家思想，均宜站在实修的立场来体会。“四谛”、“十二因缘”、“般若”、“唯识”以及“如来藏”种种思想，无非都是修持的见地，非架空立一理论以求竞胜。因此在藏密宁玛派的续典与仪轨中，无论佛家哪一种思想，都有与之相应的修持方法。足见架空而谈理论，实非佛学的传统，只是近代学人在缺乏修持指导下，闭门研究文字的一时风气，而古代论师及阿闍黎，则从未有脱离实际修持而空谈理论者也。

宁玛派立九乘次第，即是九个修持的体系。当中自亦不废所谓“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的思想，依《阿毗达磨》摄为“有部”(Sarvāstivāda)，依《阿含》摄为“经部”(Sautrāntika)，视之为佛家思想的二大宗河——余二为“唯识”(Cittamatra)与“中观”(Madhyamaka)，合为四宗河。

如今藏密传播广远，学佛的人不少修密，但亦造成危机，

即是只重仪轨的念诵而不寻求仪轨的见地，其缺失，恰与“纯理论”相对，一变而为“纯修习”。殊不知若无见地，则虽诵仪轨亦无益。至于发展到唯依藏音念诵，那则更沦为事相，与真正的藏密止观修习，可谓判若云泥。有学者以为依藏音念诵修习，“加持力大”，那就更流为迷信。佛典当年用梵文与巴利文两种语言传播，许多密乘仪轨亦由梵文译藏，那么，何以藏译则有加持力，而汉译则无呢？这即是修密行人陷于事相从而陷于迷信，而致迷信藏密的心理。

希望本丛书的读者，能知理论与修持必须互相配合。理论为基，修持为道，由是得果，是故基、道二者实不相离，相离则根本谈不上学佛。

开宗明义，先揭此意，区区苦心，当蒙读者谅解。

原始经典，结集为《四阿含》，即增一、长、中、杂四者。在过去，《杂阿含》比较受人忽视，经近代学者研究，才知道《杂阿含》原来才是最重要的原始经典，尽摄昔日释尊向小乘行人开示的“第一义悉檀”。在“导读”中对此已有详述。

若更详究内容，《杂阿含》中大部分内容，实即是释尊当日对弟子修习止观的开示。或开示其修习的要领，或解答弟子于修习时的疑难。读者若持此义以研读本经，则当得其要领。若视为“纯理论”的说教，那反而会因经文内容反复，而认为说法杂乱，且未深入。

今试举一例，如《杂因诵》二九三经。此经说“十二因缘”，但经文中却有一段——

如是说法，而彼比丘犹有疑惑、犹豫。先不得

想想、不获想想、不证想想。今闻法已，心生忧苦、悔恨、蒙没、障碍。所以者何？此甚深处，所谓缘起，倍复甚深难见……

这是释尊对弟子未能观修“十二因缘”的慨叹。所以下面才接着谈到什么是“苦边”，以及灭苦。“彼若灭止，清凉、息没，所谓一切取灭、爱尽、无欲、寂灭、涅槃”。这就是将“十二因缘”引入到“四谛”的层面了。

释尊这样做，依笔者的理解，可视为意图解决弟子观修时的疑难。弟子先观修“四谛十六行相”，再观修“十二因缘”，于观“十二因缘”有疑，释尊才会用“灭谛四行相”的灭、净、妙、离来加以指示（一切取灭是“灭”，爱尽、无欲是“净”，寂灭是“妙”，涅槃是“离”）。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先说“苦谛四行相”，是“十二因缘”的顺观；次说“灭谛四行相”，是“十二因缘”的逆观。如是将“十二因缘”的观修跟“四谛十六行相”的观修拉上关系，即是释尊的善巧方便。若非如此理解，便可能觉得经文内容驳杂，既说“十二因缘”，又说“四谛”，而二者的理论都未深入。

或疑曰：释尊可能只是开示弟子如何理解“十二因缘”，而非指示其观修？

答云：不然，“四谛十六行相”便是观修，因此才称为“行相”。“行相”是心行的相状，亦即心理活动的状态。释尊既引“行相”来释“十二因缘”，那就不是空谈理论，而是在观修的层次上作开示。

复次，许多人以为小乘的观修与大乘观修了不相关，甚至

因此疑及大乘的基、道、果，其实，释迦的教法虽有次第差别，而整体教法则一脉相承。关于这点，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大乘的《入楞伽经》(*Laṅkāvatārasūtra*)中，大慧菩萨应夜叉王罗婆那之请，承担问佛者的角色，请佛用识境的语言来说佛内自证智境界，于是大慧即用偈颂来问，由观修问到土地，然后问到爱欲，问到僧众与男女，最后问到国土等等。其后问“百八句”，亦类如是，似乎杂乱无章，许多讲解《入楞伽经》的人，于是便有许多说法，企图依此整理成一个脉络，又或说此节经文本无脉络，于是诟病其结集繁乱，于是这本为许多宗派定为根本经典的经，在学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大打折扣。

其实在小乘的《法句譬喻经》(*Dhammapada*)中，即有关于同上《入楞伽经》所说的例子。

经言：“有一少年比丘淫欲炽盛，难于自制，于是持斧欲自断其根。释迦止之，曰：‘卿何愚痴不解道理，欲求道者，先断其痴，然后制心。心者，善恶之根源，欲断根者，先制其心，心定意解然后得道。’”

这里所说的“心”，即同《入楞伽经》所说的“心”，为藏识(阿赖耶识)的异名，故可说为“善恶之根源”。所以释迦接着下来为这比丘所说的偈颂，便亦与“心”有关。颂言——

学先断母 率君二臣

废诸营役 是上道人

汉译这首偈颂译得不准确，若依藏译本，则可改易如下——

应先弑父母 灭君及二净  
且灭国与境 斯人自性净

对于这偈颂，宁玛派敦珠法王无畏智金刚的解释是，“父母”指能执与所持（在这例子中即指情欲与执持情欲）；“君”指阿赖耶(alaya)；“二净”指崇拜梵天的清静行，以及执着于苦行与戒律的清静行；“国与境”即指阿赖耶识及余识等八识聚，以及依此生起内人之能所（如眼识等为能见，事物为所见）。若能于观修中超越上述种种，即能自性清静——心的自性清静，便即是“如来藏”(tathāgatagarbha)境界。

此即以阿赖耶为君、以阿赖耶识为国、以两种清静行为“二我”（崇拜梵天为“人我”，执“神我”故；禁戒行则为“法我”，执禁戒故）。若我们将这偈颂的意思联系到《入楞伽经》大慧之所问，就会明白，大慧问土地以至国土等，所问即等同偈颂之所说，绝非杂乱无章。

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释迦在大乘经典中的说法，实在与小乘经典中的说法无异，不同的只是未将一些法义作系统化的建立，是故所用的名言便亦有不同。

因此，我们千万不可将大小乘观修的教法彼此相外，于读《阿舍》系列经典时，倘若能从观修着眼，即能相通于《般若》；于读《般若》系列经典时，亦能由观修而悟入与《阿舍》相通之处。

举此为例，余例可知。读者不妨依此，站在观修的立场来体会《阿舍》的法义。

黄家树居士精研《阿舍》，他写的“导读”，已将原始佛教的

见地详尽揭出,可谓介绍《阿含》的力作。读者若能细读,即可得正见,持此正见,进一步即知正确修持的脉络,不致受末法时代的俗师、伪师所愚。

本书为《丛书》修订版的首册,笔者于此馨香祝祷,愿读者能生利乐,自利利他,达涅槃岸。



## 异部宗轮论

现代研究佛学的学者,将佛教传播分为三个时期,即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大乘佛学。

原始佛学指的是释迦在世时期,以迄其涅槃后第一百年。释迦是公元前六世纪时人,所以这个时期,相当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

于原始佛教时期,佛教并未分成部派,和合一味无诤。当释迦在世时,释迦所传以“四谛”为主,说法的重点完全针对人生的现象,人生是“苦”;苦的原因是“集”(有种种积聚,如色、受、想、行、识等五蕴,即是众生在物质界以及精神领域上的种种聚集);是故佛家必须“灭”苦,灭苦的方法即是“道”。——这苦、集、灭、道四者,即是“四谛”,意思即“四点真理”。

释迦涅槃以后,他的大弟子众将其生前说教,结集为经典,主要为四部《阿含经》——即是属于原始佛教时期的根本经典。

部派佛学时期,指的是释迦涅槃后第一百年,以迄大乘佛学开始流播,其时约为公元一世纪顷。是故这段时期,便相当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共约五百年。

在这五百年间,佛教开始分裂,起初是分裂成上座部(Sthavira)与大众部(Mahāsaṅghikā)。上座部代表当时的资深弟子,因耆年有德,故称为上座。与之相对的则是一般佛弟子,